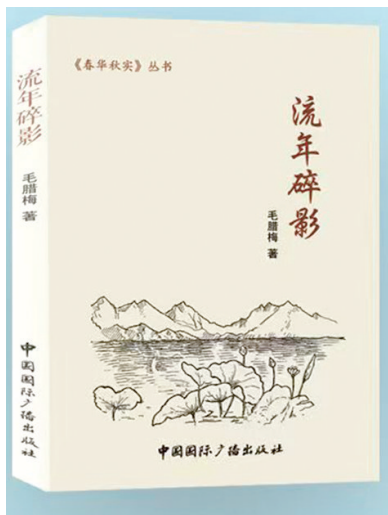


碎玉成珠

——序毛腊梅散文集《流年碎影》

司 舜



《流年碎影》

毛腊梅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桐城是很美好的地域和值得爱恋的沃土。作为浑身和满心桐城气息的毛腊梅，以女性的细腻将身体与身体之外的世界划归自己。她的散文集《流年碎影》成书出版，嘱我作序，让我得以成为这本美文选集的第一位读者。

毛腊梅是一位教师，在当地一所名校教高中语文，我的印象中，女教师都是娴静知性的女子，而且一旦写作，她们的文字就一定是隽永的、芬芳的。一点没错，毛腊梅近期很多作品刚刚写成，“新鲜欲滴”的状态下就发给了我，希望我能就文本说说看法或者做做修改，她如此信赖，我也就没有推辞，几乎每一篇我都给予发表，部分作品我稍微改动后推荐在更高级别的报刊发表。她的好多文字像水一样要溢出，伸出文学的触角，超脱浮于日常表面的现实，引领作者和读者一起体察并观照自己的内心世界。

《美丽乔庄我的家》是文集中的第一篇，先摘录其中几句：“近了。近了。越来越近了。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动。尽管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过乔庄这片土地，从未剪断与这一片大地的联系，但在每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时，我总还是那样激动，一如初恋——我的双亲在这里，我的胞衣罐在这里。这片土地像母亲孕育胎儿的脐带，源源不断地给我输送营养，助我成长。

这片深沉的土地，这一方山水，还有家乡的人和事，总让我的心头时时漾起微澜。”

一开篇就吸引了我，特别是“我的胞衣罐在这里”这一句让我久久驻足，产生了我心中很长时间都很难出现的共鸣。

对于家园

的眷恋，人类，很多时候与鸟类相似、相通，我们见过的某些知性的鸟儿，都是在某个高度范围里飞翔，不再飞得更高，因为它们知道，家快到了，需要随时降临，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

《美丽乔庄我的家》全文好几千字，在散文里算是篇幅比较长的，里面叙述了很多事、很多人、很多事，但不累赘、不啰嗦。从毛腊梅的作品里，我体会到叙事艺术的魅力所在，叙事美是通向散文体式美的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它与描写、抒情等手法具有同等的价值。

叙事，并不拘泥于情节的细腻完整，不追求故事的古怪离奇，好比空中的白云、风中的杨花，意到笔随，事以情转，轻盈飘逸，聚散多姿。收入这本书的56篇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写实的叙事性散文，但叙事的手法并不单一，而是丰富多彩。

再看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立在老屋门前遥望。石壁山静静矗立，一栋栋小洋楼整齐有序。良田千亩平整肥沃，道路顺畅沟渠纵横。近处，小桥流水，潺潺流淌；人烟阜盛，鸡犬相闻。一缕清风唤醒遥远的记忆，几朵浮云装点生命的葱茏，袅袅的炊烟正飘来温暖的情思。此情此景，不禁心海泛波，意绪难平。”

描写与抒情做到了淋漓尽致、余音绕梁。

毛腊梅一直生活在“是故乡也是世界”的“文都”，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乡情、亲情、性情是她的主基调和主色彩，她也试图远离“标签”与“定位”，业余时间里将写作作为一种生活状态，朴素地探寻着念念不忘的乡居诗意。

毛腊梅叙说的乡村，本书中收录很多，这里就不一一点评，留给读者逐句逐篇认真品味。这些作品都有作者的身影，父母的身影，乡亲的身影，村庄的身影。

比如：“我最喜欢的是酸酸草。碧绿的叶子，紫红色的茎秆，放进嘴里用力一嚼，汁液四溢，酸到掉眼泪，孩子们边吃边叫酸酸草。”

这个几乎是农村孩童的群体身影。

书名《流年碎影》，我捧之以“碎玉成珠”，因为毛腊梅的每一篇文字都有“珠光宝气”，我推崇毛腊梅的好状态，她有着很好的职业积累，也有着娴熟的文字技巧，尤其是她籍贯中的“桐城气息”带来浓烈的人文情怀，能把普通平常的教学故事、“雪泥鸿爪”般的教育心得和人生感慨用笔墨的方式表达出来，学养中显现有情、有趣、有味，更有教化人、塑造人的意义。她从教室望向田野的目光里全部都是郁郁葱葱的嘉禾和对春华秋实的憧憬与期待。

至此，我在这里为这本书代言：初读秀色可餐，又读耐人寻味，再读能寻幽探微。

是为序。

“小诗”的境界

黄 涌

小诗，作为中国诗歌一种特殊样式，似乎早已不再为今天的诗人所关注。在长诗盛行的当下，诗人们更看重的是写作的体量。某种意义上，诗的体量代表着可以实现的写作抱负，因此多数诗人弃“小”如敝屣。

现代诗歌史上写小诗最好的诗人当属冰心和宗白华。冰心的小诗源自泰戈尔，《繁星》《春水》已成经典；宗白华为小诗曾专门出版过一本诗集——《流云小诗》。他的“小诗”玲珑剔透、清新明丽，“浸润着一种哲学的宁静”（朱自清语）。

小诗虽小，因其境界不同，表现力也不尽相同。好的“小诗”是对生命的警醒，是诗人内在精神的扩展，是跳跃式美学的一种现代实践。

汪梅珍取笔名“远航小诗”，并非专注于写“小诗”，而是寄期望于“小中见大”，以生活的“小”来表现广阔世界之美。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汪梅珍的生活既悠闲又忙碌。因为多与孩子打交道，她的身上葆有一种天然的纯真，故能以赤子的眼观察这世界。她的诗也多是从观察的结果——以身边的人与事即小镇、小城、小人物……为书写对象。她用纯真的眼光、纯粹的心审视着周遭的一切。于是，一首首悠然小诗自然流出：

山中寂冷
一声声悠远的鸿鸣
把黄昏推远
——《冬眠之前》
十二月，北风中
有飘雪的味道，有梅的气息
原野，麦苗伸出诗的绿意
——《冬至》
村东头老大爷，关上门窗
一头暮归的老牛，被关在岁月之外
——《另一种孤独》
……

汪梅珍赞赏张二棍的那句“当生活的矛头指向我的时候，是诗歌给了我一面盾”。她写诗也是为了抗击生活的平庸。她有意创造一个生活以外的精神世界，进而通过文字与世界建立某种必要的联系。而诗歌赋予她的正是这种精神性的存在——“慢时光”——她可以倾尽全力在其中创造。她说，“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她写诗，更多是为了给平淡的岁月留下纪念。因而，她的“小诗”多是瞬间的感悟，充满着对往事、乡土和童年的回忆——

桃花是我前世的姐姐
我不去看她了
祝她世世好运
——《花事》
草芽竖起尖尖的棱角
怯生生地睁开嫩黄的眼睛
——《草芽》

汪梅珍的“小诗”没有复杂的技巧，多是通过简单物象来呈现生活的哲理，诗意轻盈而质朴。她似乎有意回到了小诗写作的最初源头——用简单句子来捕捉一种淡淡的哀愁或者怀旧的情绪（奚密语），寥寥数语即可传达一种冥思默想。

小城安静



《季节的边缘》

汪梅珍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风来风去
有人追风
而风在敲门
钟想挽留一些风
而风终归远去
——《无题》
寂静之地
有青莲盛开
星光下，有流星
从莲叶上匆匆而过
少年的你
定格在那匆匆的夏夜
——《匆匆》

在这些看似简单语言、简明意象的背后，流露的却是诗人对这个世界的自我理解，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她写“梨花”——是在“飘落的时候”；写“草芽”——是“怯生生地睁开嫩黄的眼睛”；写“鸟鸣”——是“回响在大沙河上空”……她是以诗的直觉“触摸”“回味”身边的一切，以一种平中见奇的方式，展示写作的力度。诗评家苗雨时对此评价道：“远航小诗的诗，多为意象写作。重感觉，主呈现，常以直觉思维进入事物的本质。她善于处理言、象、意三者的关系。她的那些短诗，总是以简洁的语言，创造单纯的意象，表达某种生命的感悟。”

深深浅浅
不紧不慢
不动声色
一直向远方
——《秋风》
白鸽子回信
是浅浅的微笑
——《回信》

某种意义上，“诗，是向所有生存境遇开放的一种语言实践”（臧棣语）。写诗，本质是对生存实践的另一种回应。一首好诗，并非要故弄玄虚或者晦涩。诗歌所揭示的是人和世界所处的联系——诗歌语言的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着生活的复杂，而非别的。“小诗”在看似简单表达的背后，深蕴着是对世界的另一种体认——而这恰是汪梅珍写“小诗”的全部意义所在。

